

寻路蜀道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

重走「金牛道」

听着古柏故事长大

“一棵名为‘剑阁柏’的古树，是翠云廊内最高、树龄最老的，远看似松，近看似柏，果实状如松果，裂纹似柏果，兼具了松树和柏树的双重特征，称得上世间罕见……”秋日暖阳透过古柏茂密的枝叶，斑驳的影子照射在古朴的石板上，也照射在和孩子们讲故事的王桂芳身上。

家住天桥村党群公共服务中心旁的王桂芳今年71岁，是一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上世纪70年代，她曾担任过天桥村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等职务，每次开妇女大会时，她都会积极宣传古柏保护的重要性，让妇女们回家教育好自己的小孩，在玩耍和看牛时不要损坏古柏。

退休后，王桂芳仍对古柏念念不忘，主动请缨打扫翠云廊景区卫生。“我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守护在古柏身边。”每天，她早早来到景区，除了打扫卫生外，还常向往来的游客宣传保护古柏的相关知识。

“我们从小听着古柏的故事长大，父辈们告诉我们要保护古柏。当地人像敬畏自己的长辈一样敬畏古柏，它们是我们村的‘守护神’。”王桂芳笑着说，“我们长大了，也跟孩子讲古柏的故事，告诉他们要保护古柏，学校的老师也一直教育娃娃要保护古柏，我的女儿们小时候写作文都是写古柏的故事。”

一个个或神秘或浪漫的传说与故事，成为不少村民难以忘却的记忆。在父辈的句句叮嘱中，“古柏是世代遗留的宝贵财产，要保护好它”的理念深深植根在一代代天桥村村民的心中。

保护管理与时俱进

一把用来清理杂草的镰刀，一个用来宣传护林防火知识的小喇叭，一个用来照明的手电筒，这便是天桥村几乎人手一个的“巡山工具包”。

“在天桥村，几乎人人都是护林员。”天桥村党支部书记杨玉明笑着说，除了专门的护林员、网格员，村上还成立了志愿服务工作队，村民会自发地为古柏除草、清理枯枝、宣传护林防火知识等，“这些古树是我们的一个地标、一种文化，日常巡护早已成了村民生活的一种习惯。”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天桥村的每个生产队都安排了两名村民巡视保护古柏，发现有枯枝掉落等情况会第一时间报告，“即便是在砍柴烧火的年代，靠近古柏的杂草和杂柴都没人砍。”杨玉明说。

时代更迭，古柏保护的理念也与时俱进。1987年，剑阁县各乡镇成立了林业工作站，负责区域内林业工作，涉及古柏沿线的乡镇还同时承担古柏管理保护工作。在林业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村民们开始采用更科学的措施保护古柏。为了古柏不受病虫害侵蚀，村上组织村民们用烟雾剂熏古柏上的柏毛虫。每年森林防火期，村民们也会及时对古柏附近的杂草杂柴进行清理，防止干燥起火。

“现在讲究科学保护古柏，村上积极配合林业部门，常态化开展防病治虫、森林防火等工作，一定会全力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自然资源。”杨玉明信心满满地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柏，剑阁县给蜀道翠云廊剑阁段7778株古柏都办了一张“身份证”，编号由11位数组成，前6位数“510823”和当地居民的身份证一样，代表广元市剑阁县户籍，后5位则是每棵树的编号。扫描“身份证”上的二维码，手机界面便会跳转出古柏的电子档案，树高、树径、品种、位置经纬度等全方位信息一览无余。身份化的识别管理模式，能够随时对古柏生态环境、生长发育和保护现状进行动态监测，便于对长势衰弱的古柏“一树一策”制定保护措施。

近年来，剑阁县构建县、乡镇、村组、网格员“四级”树长组织体系，创新建立蜀道古树保护“林长+树长”模式。根据古树名木分布和乡镇区域，划定12个县级树长责任片区、45个责任段。按照“一树一人”“一树一档”“一树一策”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定树、定人、定责”制度，逐株挂牌编号，划定责任到人。不仅如此，当地还聘请省林科院、省林勘院、四川大学、川农大等科研院所专家，重点对蜀道沿线古树开展全覆盖“体检”。

- ◆ 行走在被誉为“世界奇观”“国之瑰宝”的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古柏林中，脚下是古老的青石板路，两旁翠柏高耸入云，夹道成廊。
- ◆ 护林员杨少凡仔细留意着树木的生长情况，除去树旁的杂草。走到有人户的地方，他还会宣传注意森林防火、防止乱涂乱画。走完这片林子，不知不觉一天也就过去了……多年来，不管天晴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都像照看孩子一样，细心呵护着家门口这片古柏林，饱含深情。
- ◆ 在翠云廊所在的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天桥村，几乎人人都是杨少凡这样的护林员。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天桥村，走近这群护林员。



▲ 翠云廊古蜀道。广元市委宣传部供图

大手拉小手传承

“请不要在林区内吸烟，不要在古柏树上乱涂乱画……”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天桥村迎来了一波旅游小高峰，放假归来的孩子们拿着小喇叭，走街串巷地向游客、村民宣传护林防火知识。

“虽然孩子们年龄小，但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护林员。”杨玉明说，在天桥村，爷孙俩一起巡林、护林，是常见的景象。

“在家有长辈的言传身教，学校也会开展主题班会、志愿者实践活动等，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爷爷奶奶一样，尽我所能去保护古柏，为蜀道古柏常青常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杨玉明说，每当听到村里的小孩用充满童真的语调说起保护古柏的话，会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返乡，共同守护传承千年的古柏。”

翠云廊历经沧桑千年，如一条青翠长龙横卧在山峦之间，仰头欣赏古树，俯身触摸“年轮”，在时光流转之间，感受生生不息的奇特力量，一代代天桥人、剑阁人对自然生态的敬仰，对保护文化遗产和人类文明的努力也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代代相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彦谷 吴德玉 刘彦君 纪陈杰 陈远扬

寻路蜀道

采访团探寻翠云廊的「常青秘诀」

“我”在蜀道当卫士

吃过早饭，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大朝驿村的王建元便招呼同村的邓有刚一起出门巡护，此时刚过凌晨五点半，天微亮。

青石板路延伸至山间，苍茫古柏绵延挺拔于古蜀道两旁。“最近垃圾越来越少了。”王建元拾起一根枯枝，回头跟邓有刚聊着，又继续前行。

这样的场景，两人已重复十余年。他们不计报酬，不问前路，日复一日，维护着蜀道的绿意。

在广元市昭化区，像他们这样的巡护员还有三十多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蜀道卫士”。9月中旬，在大朝驿村古蜀道上，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见到王建元、邓有刚，感受其十余年如一日的热爱坚守。

每年雨季，山洪易发，路面石板滑落、路基堡坎垮塌时有发生。王建元和邓有刚巡查时会带上锄头等工具，一路走一路修复。一天下来，两人要走好几公里。

202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一场暴雨突袭。王建元和邓有刚抓起装备赶紧出门巡护，结果遇上塌方，两人立刻组织四五十人抢修，成功阻止了一场更大的险情。

名词解释

翠云廊

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古蜀道是“金牛道”的组成部分，是目前世界上存世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其中古柏树有两万余株，树龄最高者达2300年，因而被称为“蜀道奇观”“天然的古柏展览馆”。由这些古柏树构成的道路交通系统，也被称为“陆路交通化石”。



每棵古柏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刘彦谷摄



杨少凡每天像照看孩子一样照看古柏。
受访者供图

记者手记

◆ **15年前**，在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我买了一袋樱桃，此后15年里的每个不经意间，那袋樱桃反复叩问我。

◆ **15年后**，当我作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访活动中的一员，再次来到剑门关，越过城门关隘，看见两旁似剑峰峦，悬崖峭壁对峙如门，恍如隔世。

剑门关的红樱桃

那是在2008年5月初，汶川地震前，尚是孩童的我跟着父母第一次来到剑门关。剑门关陡峭难走，山上除了游客，最多的便是挑夫。

攀爬之际，路边常有叫卖吆喝之声。年幼的我被路边鲜嫩红艳的樱桃吸引，于是从父亲手中接过10元钱去购买。

眼前是一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额头上挂着晶莹的汗珠。提着一大口袋樱桃的他，身旁没有大人，独自在一众年长的挑夫中局促不安。

不熟悉物价的我以10元的价格买下了他手里的一大口袋樱桃，提回去兴致勃勃地向父母邀功，却被父亲呵斥：“这樱桃哪才值10元！你至少少给了对方60元！”我和小男孩，居然在都不熟悉物价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笔买卖。

年幼的我嗫嚅狡辩，“他全部卖给我，自己就可以早点回家！”毕竟当时他看起来是那么高兴。也许，这是他的第一单生意。但手上的红樱桃又提醒着我，我占了别人极大的便宜。

父亲拉着我去找那个男孩，但早已不见他的人影。很多年后，我不再记得当初攀爬剑门关时的感受，只记得那个男孩，记得我的羞愧。

关于他，我曾有过无数次猜想。从山脚到山顶，我被父母一路走一路抱。而提着一大口袋樱桃的他，该走了多久？当他兴奋地跑回家，迎接他的却可能是父母的呵斥和怒骂。

万般猜测已无从证实，唯有剑门关屹立如故。作为蜀道上最险要的关隘，这里山脉东西横亘百余公里，72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直插霄汉，绘就李白笔下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挑夫，曾是这里最常见的画面。一根扁担、一个背篓，就是他们谋生的工具。

15年后，当我再次攀登，却难以看见挑夫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规范化摊位。有些摊主，可能就是曾经的挑夫。

从依靠扁担背篓，到如今有了一小方天地，一切逐渐向好。那份对卖樱桃小男孩的歉意，在这一刻，似乎有所慰藉。

从广元到剑门关这条路，我曾走过数次，或乘汽车，或坐火车，抑或赶动车。从六七岁时跟父母到成都游玩，经过的崎岖不平坑洼小路，到后来选择坐火车，慢慢悠悠穿过剑门隧道。

这条路在一点点改变。2017年，西成高铁从广元路过，蜀道上的铁路网开始四通八达。

从传统挑夫到规范化摊位管理，从汽车到高铁时代，15年后的今天，身为蜀道儿女的我，再次来到剑门关，徒步古蜀道，实实在在在深刻地感受到，为了不再“蜀道难”，广元这座蜀道上的城市，有了多少改变。

这种改变，已跨越交通，呈现出万千新气象。千百年来，关于“蜀道”的诗词，文人墨客多揉入自身魂魄体温，以血泪沧桑造就独特意象，赋予丰赡意蕴，淬炼凝铸成厚重璀璨的剑门文化，在巴蜀大地荡气回肠。

诗人或借诗词歌赋以叹嗟自身命运，切身受惠的广元儿女，却能深刻感叹，“蜀道，不再难”。

愿那个卖樱桃的男孩，已借助蜀道之变，迎来新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吴德玉 刘彦谷 纪陈杰 陈远扬